

野

Y E S H I S H U X I

主编 夏林根

史
书
系

才女泪

周细刚 著

山西教育出版社

史
书
系

主编 夏林根

周细刚 著

才女泪

山西教育出版社

社 长 任兆文
总 编 辑 左执中
责任编辑 魏雪萍
封面设计 易 一
版式设计 荷 屏
责任校对 白 梅

· 野史书系 ·

才 女 泪

周细刚

*

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 (太原并州北路 69 号)
新华书店经销 山西晋财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4.375 字数: 90 千字
1996 年 2 月第 1 版 1996 年 2 月山西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

ISBN7—5440—0694—8
G·695 定价: 5.50 元

《野史书系》总序

· 夏林根 ·

1993年夏秋，山西教育出版社王秦伟先生来沪组稿，希望我主编一套“为广大读者所喜欢的历史著作”。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专家们可以在学术殿堂里探幽索微，教授们可以在高等学府里坐而论道，而广大的一般读者阅读历史著作，主要是了解历史，开阔视野，增长知识，不是“学术研究”。我们的出版物，如果板起面孔，抽象说教，就要把许多读者吓跑了。这几年，学术界一片“出书难”。走进书店，学术书柜前门可罗雀，鲜有问津；街头巷尾的书亭，难觅历史著作的影子。出书难，归根结蒂是因为读者少，而读者少是否与出版物的内容艰深、形式刻板有关呢？我建议编一套科学性、知识性、可读性融为一体的《野史》，把历史著作写得生动活泼一些，形象有趣一些。我的建议，得到王秦伟先生和出版社领导的赞同。

野史，原指私家撰写的史书。以“野史”名书，大概始于唐昭宗时沙仲穆所著的《太和野史》。自此之后，以“野史”作书名的，不以“野史”作书名的，各类私家撰述，汗牛充栋，车载斗量。长期以来，人们往往视“野史”为道听途说、虚构捏造的同义词。其实，官方修撰的“正史”，大多为尊者讳，为贤者讳，错讹疏漏，不乏其例，既如洋洋大观的《清实录》、《清史稿》之类，亦在所难免。私家撰述的史书，限于作者的知识结构和活动天地，讹误确实不少，但也不得不承认，其中不少内容为一般史书所缺

载，且以记述具体详细，语言生动活泼而见长。如清末张德坚的《贼情汇纂》，徐珂的《清稗类钞》，常为史家所征引，就足以证明其价值。看来，我们应当辩证地看待“野史”，就像辩证地看待“正史”一样。可惜，我们对“野史”的研究太少太少。

我们这套小丛书取名“野史”，只是想稍稍改变历史著作的一般传统作法。选题不拘一格，上自远古，近至民国，影响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叱咤风云的英豪领袖，不见经传的凡夫走卒，均在视野之内。组织作者时，不论职称资历，但论文章高下。写作时，截取一二个侧面或若干片断，不求面面俱到，不求风格一律，但求言而有据，不作小说家虚构之言，只在描述历史过程时作必要的铺垫。对于有关的学术问题，只表述作者自己的看法，不作大段的论述和辨析。资料的出处，均予删除，只在书末附录主要参考资料篇目。目的是让历史著作从学术殿堂、高等学府里走出来，迈向社会，使广大的一般读者能够轻轻松松地读下去，有所裨益。如果专业工作者茶余饭后聊资谈助，那已是编著者的奢望了。

目前推出的第一辑，共五种：《东北王张作霖》、《谋刺摄政王》、《乱世英豪》、《才女泪》、《模特儿风波》，每种10—15万字，叙写了20世纪初年以来几个耐人寻味的故事。内容严肃而有趣，情节曲折而真实，文字通俗而生动，资料翔实而可靠，从独特的角度，形象生动地再现了近代中国风雷激荡的历史画卷，很有可信度和可读性。读者从中可以看到推翻封建帝制之艰难，实行民主法制之必要，志士仁人奋斗之卓绝，振兴中华道路之漫长，从而油然而生一种历史的责任感。

也许，这套小丛书只是不登大雅之堂的“闲花野草”。但我以为，普及与提高是一对孪生姐妹，我们既要有研究深刻的皇皇巨著，也要有通俗可读的小薄本本，红花绿叶，色彩纷呈，才是万

紫千红的百花园。何况，要把正确的理论知识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表达出来，把书写得深入浅出，引人入胜，为广大的读者所喜欢，也得下一番功夫。真正做到雅俗共赏，并非易事。

《野史书系》第一辑，从确定选题，组织作者，讨论大纲，统稿定稿，到校阅清样，前后历时一二年。各书的作者，都有硕士以上的学历，都是在高等学校执教多年的讲师、副教授，学有专长、著述颇丰。他们为这几本薄薄的小册子，切磋探求，数易其稿，其严谨认真、友好合作的精神，令人感动。这是我们近年来一次愉快的合作研究，在学界文坛怪事时有所闻的今天，值得记此志念。

目 录

引子	蓝天碧水永相伴-----	(1)
一	寂寞呼兰河-----	(4)
二	祖孙情-----	(12)
三	少女之梦-----	(20)
四	落花无情-----	(28)
五	遇难得救-----	(37)
六	他们筑个爱巢-----	(47)
七	才华初露-----	(55)
八	青岛途次-----	(64)
九	在恩师鲁迅身边-----	(72)
十	爱情风波-----	(82)
十一	感伤的行旅-----	(89)
十二	再度沧桑-----	(97)
十三	斩断情愫-----	(103)
十四	又一种屈辱的爱-----	(113)
十五	魂断香岛-----	(121)
后 记	-----	(131)

引 子

蓝天碧水永相伴

1942年1月22日下午3时，一个神色凄惶的年轻人由香港乘渡轮穿过海峡，赶到九龙尖沙咀乐道8号，敲响了避居此地的东北民主人士、著名将军张学良胞弟张学铭先生的房门。张学铭打开房门，一看是作家端木蕻良，急问：

“端木，出了什么事？”

“萧红去了。”

“什么时候？”

“上午11时。”

张学铭一时悲痛得难以自制。稍顷，他忍着泪说：“萧红是优秀的爱国作家，是我们东北的大才女啊！她这么年轻，太可惜了。请尽快通知时代书店经理林世泉先生，我们一起过海去向萧红遗体告别。”

端木蕻良点了一下头，匆匆走了。

当天下午4时，张学铭和林世泉在端木蕻良的引导下，来到了香港圣提士氏临时医院。萧红静静地躺在病床上，身上盖着一条洁白的毛质床单。正伏在萧红遗体上失声痛哭的青年作家骆宾基，见到张学铭先生到来，擦了擦泪水，站起身来。

张学铭弯腰掀起盖到萧红头上的床单，看了看萧红的遗容，泪水夺眶而出。他站起身来，悲痛地对大家说道：“现在正是兵荒马乱的时候，许多作家都逃离香港了。我们就举行一个简短的遗体告别仪式吧！”

随后，张学铭带头摘下了帽子，领着大家在萧红遗体前鞠了躬。张学铭最后沉痛地说：“萧红，你是著名的爱国作家，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你的。愿你的魂灵在九泉之下安息！”

萧红逝世的第三天，经端木蕻良和骆宾基的努力，萧红遗体得以在香港跑马地背后的日本占领军火葬场火化。

1月25日上午，端木蕻良和骆宾基扛着铁锹和木牌，手捧装有萧红骨灰的珐琅瓷瓶，找到了丽都花园海边的浅水湾公墓。这是香港一处理葬平民的墓地。日本人炮打香港以后，公墓的守墓人已不知去向。蓬乱的枯草支支直立，海风吹来，发出阵阵颤颤的声响。杂乱的丛冢中，间或有三三两两的人出没。有女人低低的抽泣声若隐若现地传来。

端木蕻良和骆宾基绕过一个个隆起的坟包，寻到了墓场靠边的一小块隙地，用铁锹挖了一孔墓穴，把那个珐琅瓷骨灰瓶连同萧红的代表作《生死场》和《商市街》放到了穴底。骆宾基扬起铁锹，将第一锹泥土洒到萧红的骨灰瓶上，端木蕻良再也承受不住感情激流的冲击，双腿一软，面对萧红墓穴跪了下去：

“萧红，我对不起你啊！”

两行痛悔的浊泪沿着端木蕻良消瘦的双颊流了下来。作为与

萧红共同生活了四年的丈夫，端木蕻良自知没有尽到应尽的义务和责任，使萧红蒙受了不应有的屈辱和不幸。端木蕻良联想到萧红一生的悲凉遭遇，他预感到自己必将会为自己的过错付出沉重的代价。“萧红，我好后悔，不管朋友们怎么指责，我不会为自己的过失辩解的。”端木蕻良形容憔悴，喃喃自语。

墓穴的土渐渐升高，慢慢地在平地隆起一个新的坟包，一块写有“萧红之墓”的木牌插到了萧红的坟头。没有花圈，没有挽联，没有哀乐，没有悼词，没有鲜花松柏，没有送葬的人群，萧红就这样寂寞地离开了世界，留在了这个遍埋遗骨的荒芜的墓场。

端木蕻良和骆宾基向萧红墓鞠了最后一躬，步履沉重地离开了墓场。在他们身后，那块写有“萧红之墓”的木牌正孤零零地立在那里，承受着寒冷海风的阵阵袭击。丽都花园海边呜咽的涛声格外清彻地响了起来，它们仿佛在重复萧红临终前悲愤的哭喊：

“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半生尽遭白眼冷遇……不甘，不甘……”

寂寞呼兰河

松花江北岸广袤的原野上，有一条蜿蜒曲折的呼兰河。它源出兴安岭北麓，向南流数百里入松花江。据传，古代呼兰河流域灌木丛生，水道纵横，涉貊、肃慎等东北土族居民先后浪迹此地。宋朝已降，女真族逐渐统治北方，呼兰河流域开始有零散的村落出现，但与中原地区的发展仍相去甚远。以渔猎为生的女真族，并没有坚定的宗族和村社观念，所谓的村落也只是他们在依山傍水之处搭设的临时生活点。按照今人考证，“呼兰河”一词即源于宋元女真语“胡刺温”。原来，呼兰河中下游大都是平原，河床地势较低，女真人牧猎渔耕早出晚归，寻找他们在呼兰河边临时生活点，多以立于河岸的土质或木质烟囱（女真语称胡刺温）为标志。久而久之，便把河本身称为“胡刺温河”了。

呼兰河流域的荒凉闭塞,使它成为明清以后关内百姓避难、创业的理想场所。至清雍正十二年,黑龙江将军那苏图根据这一地区的发展情况,正式奏请建置呼兰城。此举进一步刺激了淘金者的热情。清乾隆年间,数以万计的河北人、山东人再度纷纷涌入东北,成为这块黑土地上新一代的拓荒者和创业者。就在这场万人大迁徙的过程中,有一家来自山东东昌府莘县的张氏宗族子弟,因老家干旱颗粒无收,仓惶之中也随着人流出关而来。他们分成几股,分别在阿城、呼兰等地扎下根来。其中住在呼兰的一支,精于经营农商事务,到本世纪初张维祯一代,已成为呼兰城一个不大不小的财主了。张维祯虽然出身于财主家庭,生性情趣却与其精明务实的乃父乃兄大相径庭。他秉性温厚,幼读诗书十余年,长成后与范氏结婚,一应财政大权全由范氏独揽,自己甘做一个赋闲在家的乡绅。张维祯与范氏生三女,后收住在阿城的五弟张维岳之子张廷举为继子。由于生无子嗣,盼子心切,范氏在继子张廷举 19 岁时即着令其与邻村一塾师女儿姜玉兰成婚,以便早生贵子,继承家业,光宗耀祖,使张氏家族在呼兰城生生不息,发展壮大。

1911 年 6 月 1 日(农历五月初五),一条小生命带着满身血污来到了张家。这一天正巧是被小城居民公认为生女孩犯忌的端午节。等候在一旁的祖母范氏、父亲张廷举看了一下接生婆手中抱着的婴儿,几乎异口同声地惊叫了一句:“天哪,咋是个女娃!”脸上同时阴了下来。躺在里屋炕上的母亲姜玉兰一时气恼不过,几乎昏了过去。

只有一个人例外,那就是萧红的祖父张维祯。萧红出生的时候,老人和往常一样正在自己家的后花园里摆弄那些心爱的花草。他预感到老太婆这一次又要失算,想到平日蛮横乖张的老伴那副生气的模样,心里多少有些快意。该给小孙女取个吉祥些的名字,

老人搜遍自己记忆中的词汇，给她取乳名“荣华”，学名张乃莹！孙子以后会有，可以叫“富贵”呀！娃儿们年轻，能生着呢，何苦那么着急，这个发疯似的老太婆！想到这里，老人宽下心来。小孙女“啾啾呀呀”的哭声渐渐传到耳畔，老人放下手中的家什，拄着手杖站起身来，点燃那根长烟管上的旱烟，痛快地吸了几口，“呵呵”地笑了。即使是慈祥的祖父也没有盼望这个女孩将来能有多大出息。老人若能预知这个女孩在二十多年后会以萧红这个名字享誉中国文坛时，他一定会笑得更甜。

萧红的出生让一心想抱个孙子的祖母范氏大动肝火。在以后的几年里，这个精明厉害的老太婆变得愈发不可理喻。她行为反常，动辄发怒，对小孙女充满了刻骨仇恨。她把家事移交给同样能干的儿媳姜玉兰，却把精力放在了管教尚不更事的小孙女身上。孙女哭了，她扬手就是一个巴掌；孙女高兴了，喊着要奶奶抱，她又厌恶地把她推到老远。3岁的时候，小萧红喜欢用小手指捅窗纸，因为那纸窗像面小鼓，用手指“嘭嘭”地捅破了，很是好玩。范氏见孙女如此玩得高兴，又妒又恨，竟阴险地拿一枚大针站在窗外，专门等着刺她的小手指，刺得小萧红一手鲜血，钻心的疼。就这样，范氏还不准她哭，恶狠狠地说：“小死鬼，你敢哭，哭就打断你的腿！”

对范氏如此对待自己的亲生女儿，生母姜玉兰非但不闻不问，而且变本加厉。出身塾师家庭的姜玉兰在粗通文字的同时，也把握了那些文字中包含的男尊女卑的思想。嫁到张家以后，她就发誓要给张家生个龙子。可偏偏事与愿违，第一胎却生下个犯忌的女婴。姜玉兰觉得真对不住这个正当发迹的富贵人家。她自觉拂了老太婆的意，再也不敢留恋床第之欢，一面鼓励夫婿去汤原、巴彦等县创业，一面勤俭理家躬操井臼，把个亲闺女当成硬闯到她生活中来的不速之客。她觉得小萧红生下来就不吉利，长大了也

越看她越不顺眼。萧红出生后不久，姜玉兰照例要在孩子睡前用裹布缠住她的手脚以便她睡得老实些，小萧红本能地手脚乱舞，不让母亲抓她的胳膊。来串门的邻居看到了，就说：“这小丫头真厉害，长大准是个‘茬子’。”姜玉兰为此耿耿于怀，认为小萧红天生就是犟胚，是张家的克星。她再也不给小萧红笑脸，小萧红稍有调皮，她就恶言恶色，拳脚相加。聪明的小萧红一看母亲不高兴，就乖乖地跑到母亲身边，脸上带着渴望的表情，希望母亲转怒为笑，把她抱起来，让她把头埋在母亲的胸脯里。但她越卖乖，母亲越讨厌她，狠声狠气让她“滚”。

没有温情，没有母爱，小萧红变得敏感、内向、孤独、倔犟。她意识到自己虽然是这个财主家庭的女儿，却并不是一个真正属于这个家族的人。原来觉得温暖的家，变得越来越阴森、冰冷、可怕。除了善良的祖父和他的可爱的后花园，小萧红再也不期望祖母的慈爱、母亲的照拂，她甚至再也不想叫一声“奶奶”和“妈妈”。她开始有意识地逃避这个家，走出长寿胡同，跑向东二道街、西二道街，跑向冷清、混浊的呼兰河。她形影孤单地转过烧饼铺、碾磨房、扎彩铺、染缸房，然后驻足于呼兰河沿，看着那些满脸污黑、光着腚的渔家小孩从破旧的船舱里钻出来，然后一个“猛子”扎到水里。等到祖父寻遍呼兰城，从呼兰河沿把她拉回来，她才一声不响地溜回屋里。这个时候，小萧红就会听到东厢房里传来母亲的声音：

“小死鬼……你还敢回来！”

年仅5岁的萧红被母亲凶狠的毒骂吓得浑身发抖，在她幼小的心灵被深深刺伤的同时，倔犟不屈的小萧红开始以自己的方式报复祖母、报复母亲。她要让这两个贪婪吝啬的财主婆丢魂落魄，尝尝家里出了“耗子”的滋味。她知道祖母和母亲都非常小气，家里的东西就是吃不了穿不了烂了，也舍不得施舍给穷人。她想出

了主意。

这天中午，小萧红先招呼好邻居家那些穷孩子等在自家后院的空磨房里边，然后若无其事地回到屋里。隔不多久，她听到母亲“呼呼”的鼾声，知道母亲已经睡熟了，就从厨房里的木格子下面抱起鸡蛋筐子出了门。

抱着满满一筐鸡蛋，小萧红未免有些吃力。她不敢大声喘气，三步一走，四步一歇，沿着墙根，轻步趑回空磨房。她轻声地招呼那些等得着了急的小伙伴，小伙伴们立刻一拥而上，纷纷帮着把鸡蛋筐子抬进了磨房。其中一个比小萧红稍大、腿儿细长的小男孩，一看见这么多自己从没见过的鸡蛋，眼睛直了，口水拖了下来，还禁不住“啊”了一声。还有一个小哑巴姑娘，激动地手舞足蹈，“哇哇”直叫。立刻，就有另外几个小伙伴用手指压着嘴唇说：

“噤！小点声……荣华姐她妈知道了要剥下她的皮来……”

把窗子关起来，这些又脏又瘦的小伙伴们就在碾盘上烧起火来，树枝和干草的烟雾充满了碾房。老鼠在碾盘底下惊慌地跑来跑去，风车立在墙角的地方，支柱上、大轮子上坐满了饿极馋极了的小孩子。

“咱们来分分吧……一人几个，自家烧自家的。”小萧红俨然一个小主人，她为自己劫富济贫的义举激动得满脸通红。

火苗旺盛起来，伙伴们的脸孔，完全照红了。

“烧吧！放上去吧……一人三个……”“多一个给谁呢？”“给哑巴吧！”

哑巴姑娘接过鸡蛋，“啊啊”的，感动得要哭。

“多吃一个鸡蛋……哑巴你还不谢谢荣华姐……”，围在旁边的小伙伴七嘴八舌地指点着哑巴姑娘。

蛋皮开始发黄的时候，小萧红终于听到了母亲尖利的叫喊声。

母亲已经闻到了从磨房飘过来的鸡蛋的香味。

“这是谁家烧鸡蛋，烧得这样香。”

“许是吴大婶他们家？”萧红顺势胡编。她紧张的心弦放松了，她感到了一种报复的快意。

“小死鬼，你管人家的事！”

等小萧红跑回磨房，火完全灭了，小伙伴们嘴上也都沾满了鸡蛋末子。萧红站在他们中间，开心地露出了笑脸。

“我妈说谁家烧鸡蛋呢？谁家烧鸡蛋呢？我就告诉她，许是吴大婶他们家。哈！这哪是吴大婶？这是一群穷小鬼！”

这天夜里，精明的范氏终于发现鸡蛋筐里一筐鸡蛋没了。她立马断定是可恶的小孙女干的。母亲跳将起来，一把抓住小萧红就是一顿毒打。萧红一声不吭，她发誓这只是第一次。

从此以后，张家屋子里不是少了玉米，就是丢了馒头。开始，家里以为出了耗子。后来有一次，家里的一个佃户，为了讨好东家，把小萧红给他家孩子送馒头的事报告了姜玉兰。姜玉兰被气得差点昏了过去，她认定了这个“吃里扒外”的女儿是个孽种，要打死她。她抄了一根木棍就向萧红劈头盖脑地打来。萧红情急之中，爬到了屋后的大树上。姜玉兰拿了火叉子向她叉来，萧红忍着剧痛，爬到了树梢。姜玉兰又抓了一把石头砸过来。幸亏这时祖父张维祯及时赶到，小萧红才没被母亲砸个半死。

童年的萧红家庭环境是悲凉的，她所看到的呼兰城也是悲凉的。她家后院住着一家姓胡的赶车人。这一年，尚未成年的胡家小孙子娶了一个12岁的小团圆媳妇。这个小姑娘刚到老胡家不久，因为长得活泼高大，举止“大方”，不懂得害羞，“不像个小团圆媳妇”，婆婆便决心要狠狠“管教”她。于是，小团圆媳妇遭到了婆婆一家人的毒打，被折磨得奄奄一息。为了使小团圆媳妇复活，立刻就有很多人给老胡家出主意，想办法，据说要赶掉附

在小团圆媳妇身上的“神鬼”和“胡仙”。西院的杨老太太“热情”地拿出了她专治惊风掉魂的偏方，骗人有术的“云游真人”也从乡下赶来，向善男信女们大吹其从“张天师”那里传来的帖法，跳大神的更想出新的花样，要小团圆媳妇在滚烫的热水里泡上三次以驱去妖魔，小团圆媳妇被烫得发出悚人的惨叫，老胡一家仍把她强按在热水缸里。一个活泼可爱的小姑娘就在这种残忍的迷信风俗的迫害下痛苦死去。小萧红亲眼目睹了这幕惨剧，吓得好几天不敢出门。

在呼兰城中，像小团圆媳妇这样惨遭不幸的不止一人。小团圆媳妇被那群残忍而愚昧的人们夺取了年少的生命，磨倌冯歪嘴子则是被呼兰人的庸俗、无聊和卑劣弄得家破人亡。在小萧红的心目中，冯歪嘴子是一个善良而又贫困的磨倌，一个赶车人的女儿王大姑娘爱上了他，冯歪嘴子无钱明媒正娶，两人只好不声不响地住到了一起。就这样，他们马上遭到周围人的攻击嘲弄，主人王四掌柜凶狠地把他们赶出了磨房，他们只好在一间废弃的草屋里勉强栖身。于是，更多的人参加围哄耻笑，造谣生事。有的说冯歪嘴子受不了打击要自杀，有的则天天晚上到他们住的草屋窗外偷看偷听，然后第二天在众人面前添油加醋糟践他们。王大姑娘终于抵抗不住贫穷和侮辱，含恨死去。冯歪嘴子带着一双年幼的儿女在贫困与寂寞中苦苦挣扎。

童年的萧红走遍了呼兰城的大街小巷，呼兰城的沉寂悲凉气氛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东二道街上有一个大泥坑，因为在街道的中间，常常有家畜、车马甚至过路人掉下去，造成一场场的危险事故，但是从没有人想到给它填上土，人们反而把那些人为的悲剧作为自己谈笑的材料，从这里寻求精神上的刺激。萧红视野里的呼兰城人一年到头总是为生操劳、奔波，浑浑噩噩，疲惫不堪。他们无意摆脱苦难的命运，缺乏生活理想，一天到晚斤斤